

五代是乱世,是藩镇的天下。那时,做皇帝的人,无不是最有实力的藩镇主帅;而天下藩镇之骄兵悍将,也随时会杀其主帅,拥戴新人。短短的53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廷。从皇帝到各级文武官员,大都贪婪骄淫。世道如此,当时做官的人,可谓是在虎狼丛中讨生活。然而,却也有人官做得上瘾,赋诗标榜自己:“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亦立身。”赋诗的人,名叫冯道。

冯道出生贫苦,最初是在唐朝幽州节度使刘守光那里做官。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而各地藩镇与之分庭抗礼。刘守光被晋王李存勖(李克用子)灭掉后,冯道就投靠了李存勖。后来,李存勖灭梁,建立后唐,却被李嗣源(李克用子)夺了皇位;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又被李嗣源义子李从珂夺了皇位;然后是石敬瑭反叛,在契丹的军事支持下兵入洛阳,灭掉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死,子石重睿继位,又被皇侄石重贵夺了皇位;接着是契丹灭后晋,后晋节度使刘知远即位称帝,建立后汉;刘知远死,郭威起兵反叛,灭后汉,建立后周;郭威死,其义子柴荣继皇帝位。不算刘守光和契丹,冯道历任四朝十帝,从小小的“掌书记”开始,把将相公卿做了个遍。契丹灭晋,他竟跑到洛阳去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他为何而来。他说,晋朝已无城无兵,自己怎么敢不来。说白了,就是去投降的。他一个已过了65岁的人,甚至还恬着脸对耶律德光说,自己就是个无才无德的痴

顽老东西。还说,天下百姓,佛也救不了,只有契丹皇帝能救。就这样,耶律德光让他做了自己的太傅。

自从在刘守光那里做官,提了点不同意见,差点被刘守光杀掉之后,冯道就变得非常谨小慎微。他在李存勖那里,即便提些意见,都提得十分巧妙,甚至还让人觉得他很有“胆量”,李存勖也觉他说得很对。他这一生,最敢说话的时候,是

“长乐老”冯道

程念祺

在李嗣源那里。《旧五代史》评价他“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意思是说,他能把事情讲得明白而纯粹,很务实,别的人远不如他。李嗣源不识字,夺取皇位时已六十岁了。但历事既多,又久经战阵,很有政治经验,人也比较宽仁。他很信任冯道,给了冯道救世



的希望。那时,社会上流传的儒家经书,舛误甚多。冯道就让国子监诸儒,以唐朝郑覃所刻石经为准,仔细抄写,雕刻印刷,广为发售。在一个完全由武人统治的世界里,他希望通过儒学的传布,为国家培养文治人才。

对于政治舞台上的相互残杀和政权交替,冯道的态度,是谁在台上就服从谁,与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为不合。当初李从厚逃离京师,而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冯道即率领百官欢迎李从珂,还让人赶快起草一份请李从珂即皇帝位的劝进书。有人建议他先缓缓,他

查令十字街84号

简平

今年,我在伦敦拍摄一部以书籍为主题的纪录片时,自然想到了那部曾打动过无数读者的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的自传体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住在纽约的海莲偶然发现了伦敦一家旧书店的广告,里面有她踏遍纽约各个角落也没找到的书,她设法和旧书店的老板弗兰克取得联系,并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书信往来。海莲一心想去伦敦见弗兰克,但捉襟见肘的经济使她难了此

愿,多年过后,她终于实现了心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弗兰克去世了,书店也紧接着倒闭,正面临着拍卖。小说中将那家旧书店的地址标记为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于是,我便去寻找查令十字街84号——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小说中虚构的一处地址。没有想到,我真的找到了,但是,小说中那令人不安的结局也就昭然若揭:此地没有旧书店,而是一家全世界身影满地的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真是令人大跌眼镜,顷刻间,那个甘苦交织、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化为九霄云烟。

忽然,我发现就位于街角的这栋楼房左侧的大理石墙面上,高高地嵌着一块浑圆的铜质铭牌,上面这样写道:“查令十字街84号,马克斯与科恩书店旧址,因海莲·汉芙的书而名满天下”。暮然间,我感受到一种莫名却又深刻的默契从我心里涌过。这时,我已知道了这个地方前是家餐厅,之前是个酒吧,再之前是家唱片店,而马克斯与科恩书店于1930年辗转迁址于此,1977年便已歇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查令十字街84号是个特别的象征,呈现着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们对于文化的向往和热爱,对于书籍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的尊敬和承继。

也躲不过实体书店萎缩的命运,但查令十字街就像一枚书签,夹在了我们留着很多有关书籍的美好记忆的时光里。事实上,在伦敦寻找查令十字街84号的人并不只是我一个,那些在查令十字街上左顾右盼的人,许多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书迷,他们怀着一颗朝圣之心在这里寻找着,而“查令十字街84号”已然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他们都希望在这段特殊的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我想,人生虽短,却可以凭借书籍而悠然漫长,所以,如果有机会,读书人真的应该去一次查令十字街,这是全世界书籍暨阅读地图最熠熠发光的一处所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处续演自己的有书相伴的生活故事。海莲在书中说:“如果你们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站在高高的铜质铭牌下面,尽力地踮起脚尖,用手指轻轻滑过铜牌上最后一行的每个字母,宛如一吻。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先生在多个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他与《中国激光》的结缘就要从他那篇著名的《建议》说起。1987年《中国激光》第14卷第11期发表了王淦昌先生的论文“利用大能量大功率的光激光器产生中子的建议”,这篇论文源于1964年10月4日王淦昌先生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的稿纸上撰写的一篇建议:“利用大能量大功率的光激光器产生中子的建议”,这是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和重大科学价值的文献。

遥想当年,激光刚刚发明不久,还处在襁褓成长初期,王淦昌先生就以战略科学家的慧眼,看出大能量激光对核物理发展会有重要应用前景,他在《建议》中预言:“我们认为若能使这种光能

就教训人家:“事当务实。”有后人批评他在“国危君困”时,以“务实”为由,邀荣取宠,是“贼天理,灭风教”。讲得不无道理!

但从一般的为人来看,冯道是颇有些难能可贵之处的。他41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回家为父亲守丧三年。守丧期间,住的是茅草屋。凡地方官所馈赠,哪怕是一斗粟、一匹布,他都一概不受。遇有歉收,他就把自己的俸禄用来周济乡里。他还自己耕种,烧柴也自己背回家。看到有人把地荒着不种,或者没有能力耕种的,他就趁夜去帮他们种。对于人家的愧疚和感谢,他也显得无所谓。生活上,他一向刻苦俭约。据说他跟随李存勖作战,在军营中,就住在临时的茅屋里,抱一堆草垫在地上,就当作床席了;所得的俸禄,也都用于与佣仆同食同饮,而且毫无做作。更为难得的是,有人把掳掠来的美女送他,他推却不了,就另外安置,等找到她们的家人,一概送还。

冯道晚年,自命“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序》,历数自己所担任的官职和所获得的爵位、荣誉和赏赐,连在契丹做官也不肯漏掉,自我炫耀的意态令人齿冷。他还说,无论“知”他的人多,还是“罪”他的人多,都无足多虑。清代閻若璩评论冯道,说知廉容易,知耻就难了。陈义虽高,却很落实。范文澜先生说:“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讲得尤其中肯。在冯道眼里,乱世将继续下去,做官仍是在“虎狼丛中”。既然如此,无耻就是常态,久居茅厕,就不知其臭了。

皆书,爱书人到了这里,简直就像到了天堂一般,所以,海莲写下这个地址也就自然而然的了,何况那时84号真是一家旧书店,也即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而隔壁86号的普尔书店同样也是一家旧书店。说起来,查令十字街书店业发端于维多利亚女王盛期,在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这里曾聚集了六十余家专营二手书和珍稀古籍的书店,蔚为壮观,成为英伦的一个文化地标。虽说如今

也躲不过实体书店萎缩的命运,但查令十字街就像一枚书签,夹在了我们留着很多有关书籍的美好记忆的时光里。事实上,在伦敦寻找查令十字街84号的人并不只是我一个,那些在查令十字街上左顾右盼的人,许多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书迷,他们怀着一颗朝圣之心在这里寻找着,而“查令十字街84号”已然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他们都希望在这段特殊的传奇里彼此问候,相互取暖。我想,人生虽短,却可以凭借书籍而悠然漫长,所以,如果有机会,读书人真的应该去一次查令十字街,这是全世界书籍暨阅读地图最熠熠发光的一处所在,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一处续演自己的有书相伴的生活故事。海莲在书中说:“如果你们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站在高高的铜质铭牌下面,尽力地踮起脚尖,用手指轻轻滑过铜牌上最后一行的每个字母,宛如一吻。

激射器与原子核物理结合起来,发展前景必相当大”;他不仅指明了战略发展方向,还以实验物理学家的丰富经验,准确选择了利于激光与核技术结合的突破口。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激光专家邓锡铭院士的积极响应和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的强烈支持,于1965年在上海光机所正式立项研究,从此开启了我国“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新时代。

后来,王淦昌先生在1992年“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回忆说:“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

印中岁月

孙慰祖

稚者乐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河常常发大水,满街的人走在河里,房子泡在水里,大澡盆载着我们在弄堂里荡来荡去。大人忙着堵水、搬家什。水退走了留下好多小螃蟹,我捉来养在小花园里,没几天不见了踪影,外公说,它们从河里来就要回到河里去。戊子慰祖。

偷儿

每天早上,奶奶让我把鸡放出去。伸手从鸡窝里捣蛋的一刹那,觉得像偷儿,那鸡老侧着脖子看我。那隔天掏一只蛋是家里吃荤的指望,奶奶还要积攒些备着亲戚邻里有事好送个礼。随后我就想母鸡会不会忘了它下过的蛋呢。庚寅立夏忆及五十二年前童心如此。可斋。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B20 习近平主席主旨演讲引言

韩天衡书

取题为咸福。福字不必解,咸字倒是要解的。咸字,如今表示一种滋味。可在字典里,咸的第一释义是全、都。这么个好意思,多被人遗忘了。所以,取个题目,想起了咸福二字,希望大家有福吧。

见到一个先秦鼎的旧拓。说它是先秦鼎,是说不准它是春秋还是战国,还有是哪国和准人的。青铜时代,太伟大了。神往不已。了解某个青铜器的出处,是考古学家的事。至于我辈,神往不已就够了。

拓片是妙手高招,留得住青铜器长久的面貌。以至在焚香惜花之时,感佩于青铜的坚固,也就不以考古的言语题了它:

“此意冷冷,风何何淑。忽尔苍苍,龙兴何显。彼何人乎,青衿华服。昔何时耶,野苹麋鹿。舞蹈扬尘,鼎食以肉。击筑高歌,天雨以谷。碌碌诸邦,郁郁旧国。祈以长终,尊彝莫读。幸而无疆,文字咸福。”

仿佛听到青铜的发声,这声音是凤起的歌声。也一定是看懂了青铜的面貌,那是龙兴的姿态。龙凤的故事,是周和商的故事,是秦和楚的故事。龙是强权,是法度,是社会的正义和运行。凤呢?是文明、是文化,是人间内在的一种美。周和秦,龙兴之姿。商和楚,凤起之声。不知为何,龙击溃了凤。又不知为何,凤总是不死。

静穆数千年的青铜鼎,你是谁的作品,他是否穿着贵重的华服、书生的青衿?你又出生在什么年代,是否看见丰肥的麋鹿,食着野草?金戈铁马,扬起战尘。手舞足蹈,扬起梁尘。钟鸣鼎食,大块吃肉。歌唱、文字,还有天降五谷,雨一样润泽大地。史上数不清的蕞尔小邦,庸庸碌碌,小有的精彩,也极快被尘封。有着光辉纪年的大朝代呢?葱葱郁郁,总是非常斑斓地存在着所有。

往事是魂魄,因了文物,游荡在人间。静心净心,祈祷一万年,绝不能亵渎文物、亵渎青铜。青铜凝着魂魄,铭着人事,让这个伟大的国度和这个国度伟大的人们,都有万年之福,无疆之福。

差不多过了一年,含厂赠我寰盘铭拓一帧。寰盘在史上有明确记载。寰盘铭的是周天子封赐的文书。像一束光,透出了上古的人事。寰盘到了数百年前,为阮元家庙供奉。传承得如此有质感,有一帧它的铭拓,自然很有玩味。题寰盘铭拓二首:

“周室中廷北向臣,铜盘金字拱王宸。一朝赤黼奎旗过,终作今生述古人。”

万古斑斓射目眩,含厂赠拓拜寰盘。阮公供奉潘公识,更有何郎圆梦看。”

周室的重臣,站在中廷,听从王的封赐。王的所有旨意,都被铭刻在了青铜之上。

走马天街,奎旗锦袍,一时是何等荣耀。数千年之后呢?风,站了出来,扫除了当时的城廓、当时的人。就留下这盘、这拓,成了上古人事的讲述者。

人心的斑斓足以夺命。映照着人心的青铜的斑斓,迢递前来的上古的青铜的斑斓,真是一种伤心碧。我辈何人,竟有这等福分,看到这种伤心碧,需要等待千年才能出现的伤心碧。福分如此,即使今晚,我写到这里,仍不禁双眸发酸。

含厂站在全形拓的峰头。他对寰盘的神往,可以想见,他对前人留下的寰盘拓,自然宠爱。晚清人玩拓,所谓北陈南潘。这拓曾与南潘擦肩。还有何子贞落印。何的书法,令我魂魂至今。隔着梦想看他的子贞印信,已经是天大的快事了。

“金石堂皇事,高华接上苍。长陵凭篆隶,彝器灿文章。所思终难尽,刻玺于北方。”写到这里,偶成此首,为本文作结。末一句还是说到了凤起和龙兴,自然也就说到了堂皇高华、文字咸福,说到了天下人的福分。



上,王老主动找到时任《中国激光》编辑部主任的雷仕湛研究员,对《中国激光》的发展方向给出具体的建议并希望将每期出版的《中国激光》都寄一本给他,这样的一位大战略科学家能够对一本科技期刊如此关注,令编辑们非常感动,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中国激光》每期都准时寄给王老,王老也在不同场合给予《中国激光》办刊方向上的指导,虽然王老已离我们而去,但他对《中国激光》的关怀一直鼓舞着我们,一代代传承,为把《中国激光》办成国内一流、国际上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学术期刊而努力。

除了将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激光》上,王老还对创刊于1974年的《中国激光》给予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都知道王老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但他能在激光发明之初就战略性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概念,说明他一直关注着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曾经在一次重要的项目评审会议

钱伟长主编《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事必躬亲,严把刊物质量关。

十日谈
名人与名刊